

讲述·老兵心路

将岁月刻在山的胸膛

■吴佳

“刚发现这几本日记的时候，有好几本被老鼠咬烂了，我差点当废品扔了。”

杨威林的父亲杨伯成，生于1927年，17岁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，抗战胜利后随军北撤。

前提过此事，只是将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辉岁月，尘封在家中的角落。

南征北战的老兵和他的军旅日记

■倪梦萍 何鸿凌 石晓雨



兵之初 成长有“烦恼”

都说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。一名年轻人在军营里如何“淬炼”成长？

翻开杨伯成写于山东定陶的一篇日记，这样写道——

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记于介河（此庄离城武东门三里）。今天由大李庄转此行程约七十里，足足跑了九个钟头。”

“早上起来便接通知：下午四时吃晚饭，完毕于丑时出发，整理好行装后称了称共十三斤……到五里以后，到底吃不消了，一连落伍三次，此时我很想减少负担。”

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日记于介河（此庄离城武东门三里）。今天由大李庄转此行程约七十里，足足跑了九个钟头。”

杨伯成在另一篇日记中也记录下了一段心路历程：“……在被推选为候选者的自我检讨中，对同志们很有帮助，对我也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。”

杨伯成就是这样，在行军的同时，在记日记的时刻，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，充分体现了善于自省、严于律己的作风。

战场上 苦中亦有乐

杨伯成曾随志愿军20军60师奔赴朝鲜战场。炮火纷飞中，他没有丢掉日记的习惯。

杨威林翻出他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篇日记念了出来：“这一段时间，虽是（朝鲜的）8月，半夜里常常被冻醒，哈出来的气在被子上面结了一层霜……”

杨威林由此想起父亲总被母亲埋怨的那个“坏习惯”。一到冬天，父亲睡觉时从不脱袜子，还总把棉衣棉裤盖在褥子上。

逐字逐句翻看了父亲的日记后，杨威林发现，父亲经历过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变得清晰，每一处细节都跃然纸上。

“父亲平日里很少跟我们讲他打仗的事。”杨威林1965年出生在军营，随父亲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童年。

杨伯成说，一次行军时，他一顿吃了7缸饭，是那种1斤装的缸子。他还不是吃得最多的，吃得最多的战友吃了12缸饭。

然而，这些家人曾经以为的玩笑话，杨威林在父亲的日记中都找到了“出处”。

悼战友 笔端寄哀思

另一篇写于王幕里的日记，让杨威林对父亲的了解更深入了一些。

当时，连队正在坑道里放映苏联电影《攻克柏林》，美国人的轰炸机突然在坑道上空盘旋，两种轰鸣似乎形成了“同期声”。

杨威林觉得，这是父亲作为“文艺青年”的独特浪漫情怀，“父亲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，日记记得这么全，想来当时一有空余时间，他应该就掏出小小的日记本记录。”

能敞口吃的时候，就要为接下来的几天“储存能量”。

杨伯成和家人讲他很幸运，福大命大。一次，部队在防空洞里开会，敌人一个炸弹扔下来，除了他，防空洞里的其他战友都牺牲了。

1979年，杨伯成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浙江绍兴，在一所学校担任支部副书记、副校长。

杨伯成今年94岁，记忆力减退，有时意识已不太清楚，连妻儿都认不出来。

日记外 还是那个兵

杂志撰稿。

一次，杨威林在家中翻出一本很厚的书，书名是《诸暨抗日战争史》。

《诸暨抗日战争史》一书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诸暨烈士生平，包括出生年月、出生地区、牺牲时间，以及那个时期诸暨各县各村造成的损失统计和重大事件。

杨伯成今年94岁，记忆力减退，有时意识已不太清楚，连妻儿都认不出来。

“当年在西藏，我们之所以能平定叛乱，靠的就是赢得人心，争取西藏各族群众的支持。”

1955年，18岁的车炳章参军入伍，来到西藏军区第53师，开始了在雪域高原长达15年的军旅生活。

“我们新兵乘坐大篷车，沿着刚刚修通的康藏公路走了十多天，才来到西藏扎木的顿多宗。”

恶劣的高原气候，对车炳章和战友是很大的考验。“后来到了藏北唐古拉山一带，因为长时间在雪地行军，我得了雪盲症，发起高烧，一时间眼睛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车炳章回忆，那时他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心里并不害怕。“刚进藏时，身上的病痛难不倒我们，让我们棘手的是与西藏各族群众的沟通交流。”

“部队刚进藏时，由于当地反动势力长期进行虚假宣传，散布谣言，说‘红汉人’见到人就杀，见到牲畜就抢，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对我们持怀疑态度。”

84岁老兵车炳章回忆进藏往事——

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

■本报特约记者 朱勇 通讯员 陈晓蕾

地区，还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、解放军进行造谣污蔑。

1957年的一天，车炳章所在团接到赴昌都地区剿匪的命令。沿途他们发现有些村庄的村民都跑光了。

军队打仗仗，人民是靠山。为尽快赢得当地群众的信任，在昌都结束剿匪任务后，上级给车炳章所在连队派来藏语翻译，协助部队开展群众工作。

“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的同时，我们还积极宣传党在西藏的方针政策，让西藏各族群众明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幸福的，要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。”

群众的疑虑，赢得了他们的心。

车炳章回忆，为了让西藏各族群众真正相信共产党，相信解放军，当时部队有一条规定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准开第一枪。

一次，车炳章所在连队因取暖需要到当地村民家中借了柴火，离开时留下用信封装着的感谢信和钱。

“我们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，一名叫卓嘎的藏族小伙子专门来为我们送行。他说‘金珠玛米’都是好人，以前自己被坏人利用，现在才知错了。”

车炳章和战友踊跃报名，上了前线。

“当时上级计划3天内结束战斗，我们只用了20个小时就歼灭了敌人。”

在西藏逐步走上和平发展之路时，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场边境作战打响。

车炳章和战友们的踊跃报名，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。

车炳章自豪地回忆起一场战斗，他们团担负回包抄任务，翻山越岭穿插到敌人后方。

在部队迂回穿插行动中，当地群众主动为解放军带路，很多人把自家的牦牛、马和骡子都牵出来，帮部队运输后勤补给。

“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！”

车炳章和战友们的踊跃报名，让幸福的花朵开遍西藏。

